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金蘭筏

### 第十八回 達聖聰婿叨翁惠 回天意子報親恩

詞曰：經濟偏能報國，家聲的可榮親。如今不是等閒人，匪類安能相近。  
須怪從前是假，方知此際為真。梅花寒盡又逢春，另有一般氣運。

右調《白蘋香》

話說田中桂賑饑事畢，正欲復命，被淮鳳百姓苦留住了，時刻看守，不得起身。督撫無奈，只得奏聞朝廷，旨意發該部議奏。張閣老一聞此事，與元正文說道：「老夫前日薦他此差，原欲叫他立些功績，救他的父母回來。今民情如此，正是機會了。我如今囑咐考功司，將他功績一一記錄明白，一面叫李銓部，會同九卿科道，議他一個將功贖罪，赦他父母還鄉。至於升賞之事，老夫在聖上面前，另有保舉，自無差錯。」元正文道：「老太師所見極是，不獨田欽差的父母沾恩，即晚生輩亦從旁感佩。」張閣老遂一一囑咐，須知：

不是為人須為徹，只因兒女恩情深。

當下部議悉遵張閣老的意思，議將上去。過了幾日，旨意下了，上批道：「田中桂功切民生，即著超升江南巡撫。以慰輿情。其父母議赦歸，原依休致，籍沒家產，給還養老。該部知道。」聖旨一下，一面傳敕江南巡撫交代，一面遣員齎赦書前往寧古塔，赦其父母歸里。

話分兩頭。先說田中桂當日被百姓圍住，惟恐從天上飛了去，日夜看守，也有送薪米的，也有送酒肉的，也有送果品的，紛紛攘攘，終日不絕。田中桂見百姓來意真切，只得收下，時常對眾百姓說道：「本院有何好處，勞你們這等眷戀，不如讓我進京復命，再遣能員，前來安撫。」眾百姓呼嚶震天，那裡肯聽，只說大老爺是斷斷去不得的。田中桂無可奈何，知道督撫題本，只得靜候命下。忽一日聖旨到了，敕令升授江南巡撫，以慰輿情，當下望闕謝恩，萬姓歡呼，看守的百姓，都來叩頭稱喜。田中桂道：

「本都院荷蒙聖恩，坐鎮江南，你們回去，各安生理便了。」眾百姓歡躍而散。

忽見可郎手持家書來跪稟，田中桂拆開一看，原來是虞賽玉的回書，上寫道：

書呈夫主尊前，自公車北上，時刻縈心，餐風宿水，冷暖誰知。忽見南宮報捷，喜出尋常，雖身羈史館，遙隔鄉園，然丈夫有志，何以家為，生平之經濟，此時可報君恩。又聞海棠一賦，相府求親，金榜題名，洞房花燭，正人生之快事。又何必以糟糠為念乎！況公姑未返，更宜俯就，以圖機會，「未朝天文，先謁相公。」良人豈未之聞耶？若拘拘以糟糠為辭，又何難一死，以慰遠懷。謹此布覆，幸祈鑒納。某月某日虞氏肅空拜

田中桂看完了書，歎口氣道：「難得賢慧夫人。」因問可郎道：「你先前回去時節，大奶奶看了我的書，怎麼樣說？」可郎道：「前日大奶奶看了老爺的書，並無一言。」田中桂道：「後來差你送回書，又怎麼說？」可郎道：「打發小的來時，只吩咐小心侍候老爺，並無他言。」田中桂盤問可郎的意思，恐怕虞夫人書中不寫，背後卻有怨言，今聞虞夫人如此幽閒貞靜，不覺中心欽敬，遂吩咐收拾前往蘇州到任。

一路上逢州遇縣，文武官員皆來迎接。路過揚州，商人錢日生聞知，出境迎接，田中桂安慰他而去。鄭羞花指望重修舊好，也來迎接，田中桂不許相見，吩咐地方官趕出境外。遂往蘇州到巡撫的任，興利除害，遠近畏服不題。

再說差官齎赦書到寧古塔開讀，田中桂的父母接了赦書，喜出望外，望北謝恩，即時起程回里。須知道田中桂這些好處，都虧了張閣老一人看顧，張閣老的看顧，都虧了元正文的調停。

不意張閣老保舉了田中桂做巡撫之後，被夫人逐日喧嚷，鬧個不了，你道為著甚麼事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顧天飛評曰：串插照應，一點走漏不得，須看他一小一接，通身靈活，《金蘭筏》作手，豈容假借。